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上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耿秉為美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為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祿勳尊太后毋比陽主為長公主益比陽沐邑二千戶憲等驕奢不遵法度唯瓌恭儉自

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
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
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容
也昔鄭莊不防叚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尊朝
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叚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
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為嫉妬憲等也誠欲絶其緜
緜塞其涓涓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況陛下有失
教之譏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

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
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
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駙馬都尉
瓌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瓌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
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
辭旨切直深為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為
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為濟南王太傅司隷校
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乘

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内欲繩外戚由是為憲等所忌瓌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絶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怒歎曰何忍素飡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闚閵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先帝早棄天下况陛下富於春秋令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

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弊不測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為騎都尉憲風郡縣使廹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為怨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為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事博士焦貺貺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

專精不與掾吏交後况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
得免恢為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絶
不荅杜陵人楊正嘗毀惡恢然舉正子為孝廉恢善顏
川安王王上書得為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荅
之曰干主求禄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耻交進趨皆
此類也何敞既傳濟南晝心輔道歳餘遷為汝南太守
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為政務崇寛和立春日乃
名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

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母推財相讓者數百人秋

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

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

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畧善說司

馬法為將常為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斥候要誓士卒

爭為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聞秉薨舉國發喪嫠面流

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夔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

常以精騎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自漢軍所未至封眾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爲北海王開爲河間王瑕爲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故齊王晃子忍爲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爲武陽侯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騎焉嘗上疏

讓詔曰諸侯出境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
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
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
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
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粮盡必從龜
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
玉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貢

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
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為南單于所
破遠遁漠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地空憲欲
自為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為單于因置中郎將領
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
尹睦議以為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丸為父兄之
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
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

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襲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彊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宣明祖宗餘志之弘勲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餘年矣三帝積累遺陛下孳孳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屯之大功也輟而不

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丸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雠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廬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十餘條憲負

恃貴埶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黃金列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襃為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襃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信襃所制又會禮儀轉追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也治心軌物用之人道者也其本所由在於

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為之節文而宣以禮物於是有尊卑親踈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朴制禮至簡汙樽抔飲可以盡歡於君親蕢桴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蒲質而可薦此蓋先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宇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朴不足以周務

故備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貴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也人為

不修則壞宜定制度興禮樂使諸侯軌道百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褒父子慨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褒之所撰多棄古式建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

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寔皆欲釋仗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為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遂已十二月龜兹姑墨溫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復置戊已校尉唯焉耆須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内附

四年春正月龜兹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

尭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毋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予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預大議及奏論竇憲憲客徐齮㪨之曰子為袁公腹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淮孤生𫎇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常勑妻子倉卒遇飛禍無

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為顯
官至尚書郡守有孫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
陰之精盈縮有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
下驕盈也變不虗生各以類應遠覩往古近察漢興傾
危之禍靡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吕
族覆漢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
者也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

竇憲雖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神明垂象間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未悟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誡宜畏慎以防其禍也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夫疏巖絶崖之水由於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鏡宜因天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京師地震是時竇氏驕橫威震海内其所置樹皆名都大郡乘勢賦歛

爭相賂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侵陵小民掠奪財物
攻亭毆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徼緣邊
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
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劾憲初憲女壻射聲郭舉
衛尉鄧疊母元出入禁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
王慶圖其事使慶求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密謀之衆
勸上亟行其誅上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
師冢由太后帝當謹護璽綬庚申上幸北宮詔公卿百

官使執金吾衛南北宫詔收憲大将軍印綬封憲為親軍侯篤景瓌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竇氏之事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伊吕比鄧夫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瓌前為

光祿勳毎與臣相見常有勵節竭忠庶幾之心檢敕賓
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叔流言周公
原本而誅臣愚以為可黜瓌爵關内侯還京師竭忠供
養比陽主以優屬垂示厚徳上感酺言徙瓌為長沙侯
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瓌善固黨於竇氏也初
固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
种競嘗出固奴干車訶奴辭罵辱競競大怒畏憲不敢
發心銜之及憲賓客皆被繫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詔遣責兢而主者極罪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融在西州時毎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為也世祖雅聞彪名將名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歴二縣皆為吏民所愛彪既才髙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其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畧

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

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馬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則紀其功至其撫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務欲以多聞廣博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尊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

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

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采撰前紀綴集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為郡所詆乃詣闕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廼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達夜每行廵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為務然好傳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

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為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䟦經序其謀畧以舉兵而固盡有功豈不勝哉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空任隗免隗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黄老清靜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為虎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立嘿守直不求名譽然内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

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為步兵校尉辛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錄尚書事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為宋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內外廐馬及上林池圃悉以假貧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彪守已而已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常以事奏免紆世以

此䜟之然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廪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子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己丑太僕張酺為太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二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飢

寒帝憐盛有委國志及緋堯既葬鴻挂縗絰於冢廬而
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
飯唅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蕃輔下
不能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謹身放
棄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
善俊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俊俊乃止而誚讓之曰自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
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

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
揚州稱之鮑俊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然之詔徵
鴻名見說文侯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
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温良
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
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

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又況乎干有國之紀而使將来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徇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三月丙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七月京都旱司空張

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恩尤深厚受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對中常侍口陳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録囚徒於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為左賢王次當為單于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內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為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

圖師子安國既僞嚴于師子爲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爲之備每會議事名師子輙稱病不往安國益忿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敕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爲之備公卿處議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聞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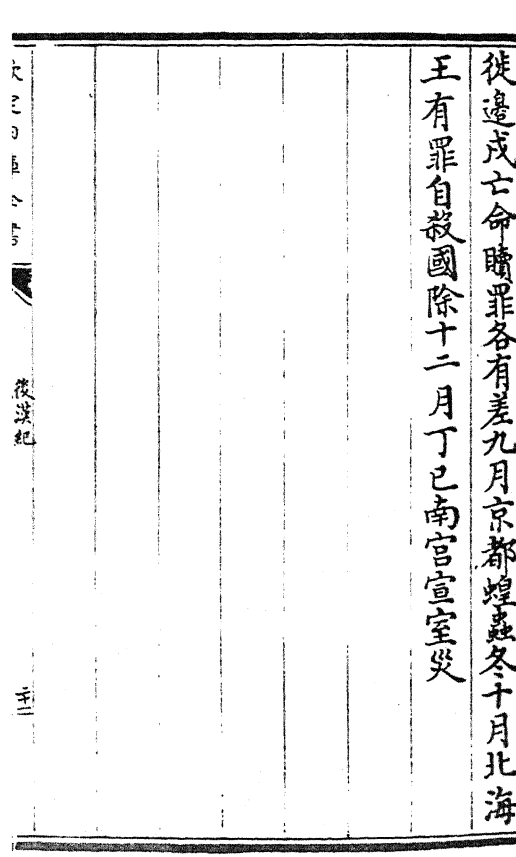
兵而單于為其胥都侯所殺師子為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兹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尉犂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来故且作降重獻遺令無入國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耆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耆擁令都護來王不

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疑遂令自設備守險遑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遣北鞬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摠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尉黎王汎與鞬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

到焉耆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況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為王持廣況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嵗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為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鹿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畢寵后近故有畢寵父綱為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



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蟲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災

後漢紀卷十三

後漢紀卷十四

孝和皇帝紀下

晉 袁宏 撰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謚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指來州郡姦猾顏忠劉子産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胡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宮室奴婢至千餘人廐馬千餘疋田八

百餘頃何敞之為傅上䟽諫曰葢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為營豈飾宮室充實廐馬為尊哉楚作章華吴與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所稱其效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

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樂酒苦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為防侯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為郎中子軼政比黃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為卿校外典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秋七月蝗蟲飛

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
徒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
言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
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思不忍虧棄
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竇
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
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為
己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

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郡閭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輕財好施不治産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疎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别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逮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足以自娱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

女長男崇及翟長女憑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
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
長公主私相慶語泄聞於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
梁氏欲毀貶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屬舞
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葬禮有闕
竇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檀奏記三府曰春
秋之義毋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
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檀太尉張酺獨見檀具問之曰

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京師名見對說
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闕也對曰陵
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
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竦並為名
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太后謗議籍籍
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宜尊顯上曰
非君孰為朝廷恩大家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
貴人姊悉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

恩得見寵幸皇天所授誕育陛下為竇憲兄弟譖虐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内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

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慿辭語證明甲子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葬于西陵上乃別見慿慿具自陳說上歔欷流涕留慿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萬慿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拜慿夫調為羽林佐監追加謚竦為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徵竦妻子還京師宋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

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䟽乞骸骨上使中黄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隂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爲憂託病自退潔已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爲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

朝共詣酺父上酒為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為榮冬十月癸卯光祿勲吕蓋為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為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為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讖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每存禮樂衆儒不達多生駮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為憂負臣犬馬

𦵏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從竇瓌令自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廪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謚曰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章帝緣明帝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暢性聰慧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卞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

王禮侍史李阿與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
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
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眞有詔削城武單父
二縣暢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宫從官侍
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
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
先帝而令陛下收耻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乞裁食睢陽穀熟

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
其無子者選擇謹勑奴婢三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
鼓吹倉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
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頗能
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黄泉無以見先
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
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内外今王深思悔過以自剋責朕
憫然傷之傳曰剋已復禮天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

厥德强食自愛其何讓哉暢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稟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税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初太尉張酺與司隷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實其掾史酺

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為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傅優游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蓋以為酺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甚懼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

酺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閭門不通賔客中郎將敵等多言酺公直中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為光禄勲丙辰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西域蒙竒兜勒二國内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滋生令天下田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

里之間爾況於萬里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殲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為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懼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産兄西域都護超捐軀為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

已死亡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為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若急延頸逾望三年于茲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

後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賵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摠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遺邊禍如超所言

袁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静之故修己無求於物治内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見荒端委南

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為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
國長久至于秦漢開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
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
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
失當世之主好為身後之名有為之人非能守其貧賤
故域外之事興徼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為治貴英才安
天下資羣才故徼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
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正足以伏四夷故王道所不

取也戊辰司徒呂蓋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祿勲魯恭為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贈送一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諳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為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母强遣之不得已而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為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為郡吏辟

太尉掾遷中牟令民李勉為母所言恭名就責問因為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恭為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勑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固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時天嘗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雛親

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為博士侍中車駕每出郊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大

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為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位為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諂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權自衆始焉

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朱呪詛詔中常侍張愼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母徙日南朱等內外親皆免歸本郡

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

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諮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衰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爲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邠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隲次京次悝次弘次閶長女燕次綏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爲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

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
愍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
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為閨門
所敬與叔父邠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為布衣佐命時
事邠為説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祖龍飛杖策歸德
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閉門自守事寡姊盡禮
訓子孫有法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后未嘗
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后通論語志在經書

不問家事后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母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敢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輒令母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令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

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為榮而鄧貴人反為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裳令侍者賞贏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適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塞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咲后獨愴然不樂為之隱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止不敢正立坐則為之僂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愈重之后每

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為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顔色陰后素妬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禱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宮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為然故止其後

宮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庭為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殷勤而已后自入宮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為務故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隲虎賁郎時京悝

弘閭黄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

大司農徐防為司空稜字伯師頴川舞陽人幼失父母

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

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

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掩蔽興疾專郡

事不得復為吏後解禁網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

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國忘家夙夜匪

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為尚書皆以才能見重

帝賞三人寶劒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郅壽漢文陳寵鍜成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倉卒明達故得漢文寵敦朴内濟故得鍜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為郎明帝見而異之擢為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廪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

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晩節好儒術為治修名責實抑强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斂為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徃徃會聚設祭吏問其故盛言平常到洛為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兖豫徐兾民穀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為顧夏客星入紫微宫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禄勲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縞素即賜以印綬冢塋恩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大臣子弟莫不受經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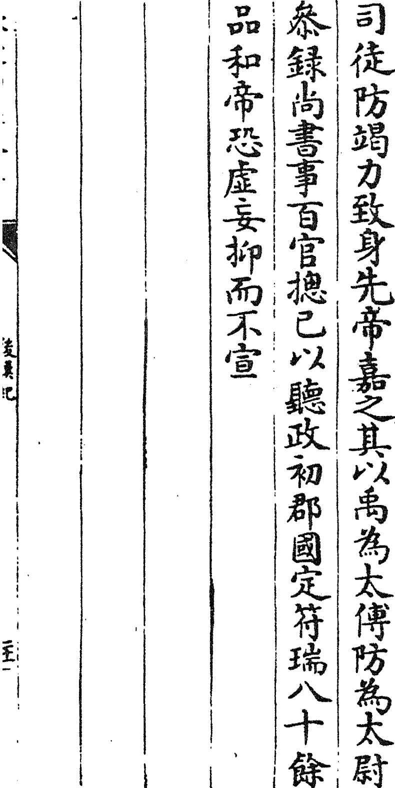
爲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廣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爲出爲外郡內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授畢輒諫正誾誾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蹇蹇有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衷制漢禮酺

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為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勤則推讓為郡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蔬食教妻子親之耕蠶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為寬恕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譖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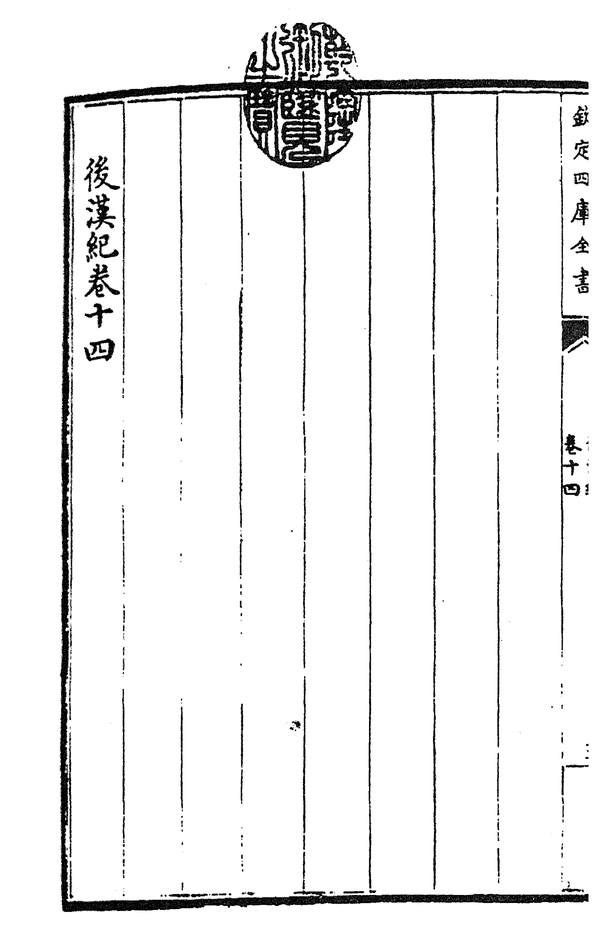
短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化之皆和睦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何空中直而空遠來使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三月追爵諡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為宜封爭

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
月封鄧禹馮魴後為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
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
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
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生百餘日后養之
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
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為平原王詔曰昔唐



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並建左右以叅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黄髮罔愆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為太傅防為太尉叅録尚書事百官揔己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虚妄抑而不宣



後漢紀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殤皇帝紀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祿勳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賜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騑

馬各一黄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宫人吉成
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
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
猶人託賴上在時未嘗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
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覆賓覈果其御者所為
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初騭與同郡袁
良為布衣之交及騭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絶
之司空陳寵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

閒以律令為尚書常誡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案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
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
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
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
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
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肖親事為高專務交游寵嘗以
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

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重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溫邃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據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

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以罔羅天下統理隂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其五人五經各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頽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

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横之下不覩講説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令百官伐閲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虚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令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讃神明變

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孔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為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髙操以勸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為博士俄遷侍中車騎將軍鄧隲屈已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酒酣隲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本朝不為難矣但患不為耳因說

海内隱士頗不合隲舉矣充曰君宜及温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説士之樂甘於啖炙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讜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為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閲遑恤我後何能為子孫計由是不為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為三老五更天子賜几杖訪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祜生而有神光赤虵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甚

嚻之號曰請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軍隲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車蓋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為長安侯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禀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

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
自延平初鄧隲兄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
殤皇帝于康陵己亥隕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
任尚上書求救遣騎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
塞會尚自疏勒還與慬共保龜兹溫宿姑墨二國將數
萬人圍慬月餘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
龜兹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群著城
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十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焉耆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車師諸國貧困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改其國號以疎勒為世善姑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絕和帝

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髙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旱陸蒲類條支是為車師六國北

與匈奴接前部西通者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
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
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茲姑
墨溫宿疏勒休脩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
賓莎車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爲西域大月城去
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
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
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

揔名身毒其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内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内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犀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犎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

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歲月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齎三歲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戶為城郭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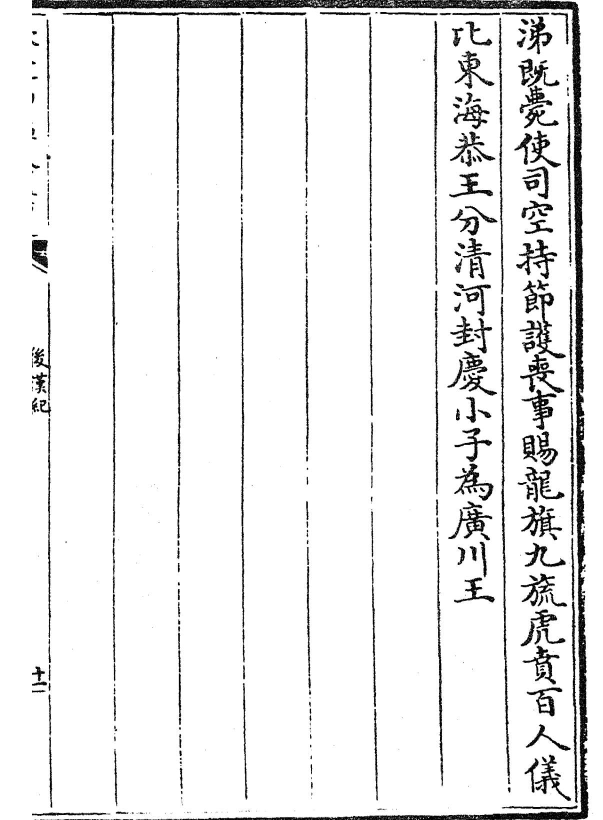
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栢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王髠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山中出入擊鼓有旌旗播幟起宮室以水精為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

以為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珀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廪以金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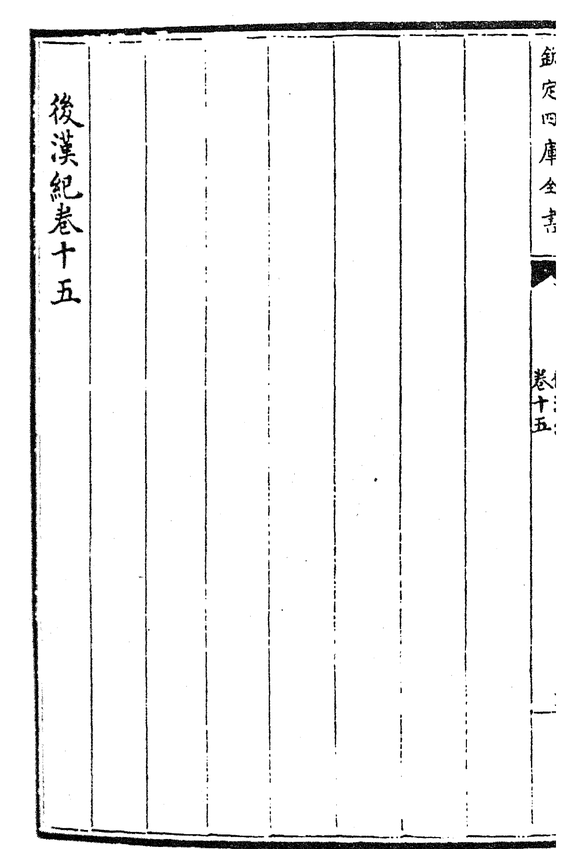
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賫其器甎

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恠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離罽賓莎車于闐寧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曰孝王慶善為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為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輙

服候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内以論議外與説左右其一絶名此皆此類也初宋貴人冢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土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母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上為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



渉既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
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爲廣川王



後漢紀卷十五

後漢紀卷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下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兖豫徐兾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為安鄉侯太尉徐防為龍節侯司空尹勤為傳亭侯車騎將軍鄧隲為上蔡侯城門校尉悝為業侯虎賁中郎將弘為西平侯黃門

郎閎為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閎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户
閎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
守心本志以為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為
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
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託言勞來貧
民多為煩擾逮證一人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
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
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

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名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道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十二月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冬

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因詔從之

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隲率師擊

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

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

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

為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

周章謀誅鄧隲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為帝事發

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為

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静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悝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域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隲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涼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隲還京師

遣使者迎拜隲為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為執金吾弘為屯騎校尉閶為捕兵校尉郎中頴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共諫者皆以被撲死根先知名司撲者陰共為意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為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

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為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恭為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

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為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黄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為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

之所發無不感洪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

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丕後為青州刺史還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宮丕

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宮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為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錢穀為關内侯以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

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為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為代太后聞之怒即勑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以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複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隲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家人衣壞取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

也令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内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凉州一旦有

囂逑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内以散其謀計之長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觧親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可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堅利此乃吾立功之秋恠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内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温飽耳明府未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

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為粮青輿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為衆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為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於是詔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詔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線上緦麻贈

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掌元初中悝弘閶並卒未大斂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賵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子廣宗襲爵為業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寶為安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檻車徵鳳懼其及己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覺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太后

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禮讀書
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嘘欷太后久執朝政從子
樂安侯康内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抑損私權言
甚切至太后怒康乃託病不朝太后使家舊往問之初
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因自以通康曰汝
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之怒因言託病不遜
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聽

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

事下公卿議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群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
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卯日
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三公卿
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馬苞為太
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高句
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
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為可許尚書
陳忠曰前者宮桀惡光不能討今自死宜遣使者弔問

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
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頻
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民三
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氏河南
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衎景曜昆
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立為皇
后暢為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

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説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

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胄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殽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乃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

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為虜所及故兼道取疾若舌之避齒耳虜見吾竈多謂郡兵来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强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便出戰勑曰吾言强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為弩力極不能至即皆鮮弛乃使强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乗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

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詡將退詡乃分數百兵
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服武都
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
餘户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
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禄勲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
為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
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叔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為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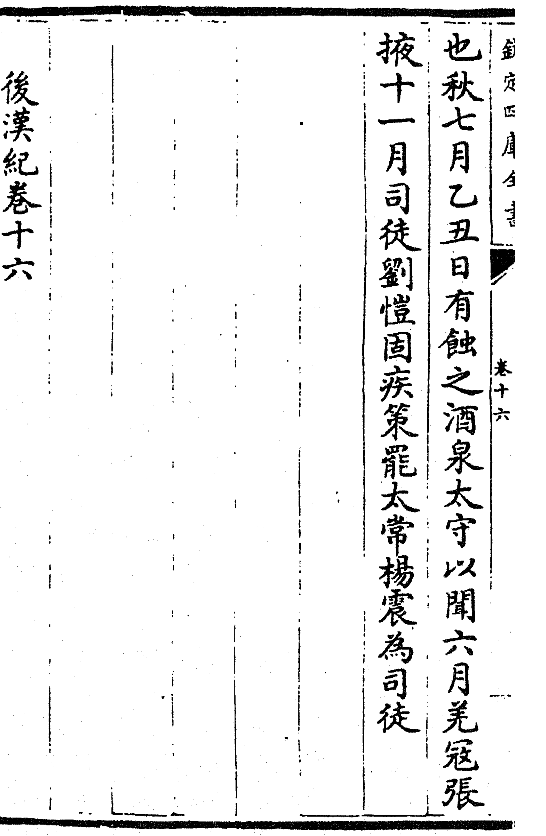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宇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大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遂太守曹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班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

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禍倡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樓西當焉耆龜兹是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為西域長史頃之勇發鄯善車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巳立濟北王子萇為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宏議以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所以目不見異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

爵樊儵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詔貶萇為臨湖侯

袁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生若縱而任之不為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而國殄身亡



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聞六月羌寇張

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楊震為司徒

後漢紀卷十六